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韓湘子全傳

第十一回 湘子假形傳信息 石獅點化變成金

貧者衣中珠，本自圓明好。不會自尋求，卻數他人寶。

數他寶，終無益，只是教君空費力。

爭如認取自家珠，價值黃金千萬鎰。

不說湘子走去。且說長安街上有一個淌老兒，家中也有幾貫錢鈔，只因不做生意，坐吃箱空，把這幾貫錢鈔都用盡了。沒奈何，窮算計，攢湊些本錢，要開一個冷酒店。揀著這月這日這時，掛起招牌，開張店面。恰好湘子拍著漁鼓簡板唱將來：

日月轉東西，歎人生百歲稀，總不如我頭挽一個雙丫髻，身穿領布衣，腳穿雙草履。許由瓢是俺隨身計，待何如，雲遊海島，誰似俺猶夷。

湘子唱到淌老兒門首，見店面上掛著花紅，曉得是新開酒店。便近前一步道：「不化無緣化有緣，莫把神仙當等閒。老施主，今日新開酒店，小道化一壺酒，發個利市。」那淌老兒見湘子走來，連忙的回轉了頭，只做眼睛不看見，耳朵不聽見，不理他。湘子見淌老兒這個模樣，又走近前一步，敲著漁鼓唱道：

老公公，我看你兩鬢白如綿，你今日開了酒店，只為要賺些錢，因此上，老少們不得安然。俺化你一壺香醪飲，保佑你買酒的鬧喧喧。你若是肯欣然，俺替你做一个利市仙，包得你一本兒增出一倍錢。

那淌老兒道：「我今日才做好日，開得這店，你這道人就走將來要化酒吃，難道我開的店是佈施店不成？」湘子道：「有本生利，我出家人怎敢要老人家佈施？只是今日是個吉日，你老人家也該舍一壺酒，做利市錢。」淌老兒道：「你這樣人忒不知趣，我開下店，還不曾賣一分銀子，怎麼叫我把一壺酒舍與你做利市？」湘子道：「和合來，利市來，把錢來。你一毛不拔，也叫你做個人？」淌老兒道：「我老人家苦苦湊得本錢，做好日開這酒店，賣一壺酒恰像賣我身上的血一般，好笑你這師父，蠻力骨碌要我佈施！」湘子道：「不是貧道硬要你老人家佈施，只因你老人家新開店，酒畢竟是好的，貧道也討一個出門利市耳。」那淌老兒吃湘子纏不過，低著頭想了一會，就顛簸簸拿起一個酒盞兒，兜了大半盞酒，遞與湘子，道：「師父，我舍這一盞血與你吃，你吃了快些去，省得又惹人來纏我。」湘子道：「你家酒果然好，我吃這盞就醉，若吃不醉，就是你的酒淡了。說怎麼人來纏不纏。」淌老兒道：「我白白地舍與你吃，你倒來揭跳我。你這樣人也來出家，請燥躑！」湘子拍手大笑，唱道：

堪歎那人心不足，朝朝暮暮，只把愁眉蹙。凡夫怎識大羅仙，胡言亂語多詆觸。笑你年高猶自不修行，開張酒店空勞碌，人心待足何時足！

唱罷便走了去。那淌老兒道：「你看這人好不達時務，我剛剛開得店，你就來佈施，我連忙佈施你一盞酒，還不足意，倒說我輕薄他。我若是一滴不破慳，倒是沒得說。」旁邊人說道：「淌老官，你快快不要言三語四。這道人也不是好人，你既舍與他，落得做一个團圓人情。」淌老兒道：「列位請坐。我淌某今庚七十三歲了，這般的道人不知見了若干若萬，那裡希罕他這一個人。比如我家對門韓尚書老爺家裡一位公子，好端端的在館裡讀書，平空地兩個道人說是終南山上的神仙，把他公子一拐就拐了去，經今許多年代沒有尋處。那韓老爺、韓夫人好不煩惱得緊，終日著人緝訪，再沒一些兒蹤影。今日不是我老淌捏得主意定時，也要被這道人騙壞了。」旁邊人道：「然雖如此，只這一盞酒怎麼騙得你老人家？」一遞一句說了一遍。

湘子也不管他，一逕走到退之門前。正值嬌娘寶氏坐在房中打盹。湘子慧眼觀見寶氏未醒，便遣睡魔神托一夢與寶氏。待寶氏醒來，著人尋他，他才乘機去點化他。那寶氏果然夢見湘子立在面前，叫他一聲，他驚醒轉來，心中好生不快。喚蘆英出來商議，要著人去尋湘子。蘆英道：「這是婆婆心思思想，所以有這個夢，叫人那裡去尋他？」寶氏又叫韓清道：「我兒，你哥哥湘子方才在這裡，叫我一聲就不見了，你快去尋他來見我！」韓清道：「哥哥出家許多年，知他在那裡地方，叫我去尋得他著？」

正說話間，那湘子坐在街上，把漁鼓簡板敲拍一番。寶氏隱隱聽見，便道：「韓清，這不是敲漁鼓響，怎他說沒處尋你哥哥！」韓清道：「是一個道童坐在門外馬曼石上打漁鼓唱道情，簇擁著無數人在那裡聽。那裡是哥哥。」寶氏道：「你去叫他進來，待我問他，或者曉得你哥哥的消息也不見得。」韓清連忙走到門外，看見這許多人挨挨擠擠，伸頭探腦，側耳踮腳，人架著人在那裡聽。便說道：「你這伙人也忒沒要緊，生意不去做，倒在這裡聽唱道情。他靠著唱道情抄化過日子，難道你們也靠得這道情過日子不成？」這許多人見韓清這般說，打了一聲號子，都四散跑了去，只剩下湘子坐在石頭上。韓清便走近面前，叫道：「道童，我夫人叫你進來，和你說話！」湘子只是坐著不應他。韓清罵道：「賊道童，好生無禮！我是韓尚書府裡相公，好意叫你，你怎敢大膽坐著不起身？」湘子付道：「我當初在富陽館中讀書，叔父見我自抱書包，怕人笑話，討得張家孩子張清，改名韓清，跟我讀書。想因我出家修行，叔孀沒有親子，抬舉他像兒子一般。如何就叫起韓相公來，豈不好笑。待他再來叫我，我把青泥撒他一臉，看他如何說話。」只見韓清又說起那著水官話，搬起那富陽吹聲，嚷道：「你這賊道，真個可惡！若再不起身，叫手下打你這賊狗骨頭！」湘子道：「我出家人又不上門佈施你的錢鈔，又不攔路衝撞著你；你怎麼就罵我，平白地又要打我？」手拿青泥一把，照臉撒將去。韓清氣忿忿跑進家裡，叫人去打他。寶氏看見他變了臉亂跑，便叫住他道：「我使你去叫那打漁鼓的道人，你怎的做出這一副嘴臉來？」韓清只得立住腳，回覆道：「孩兒去叫那賊囚，他身也不立起來，倒拿把青泥撒我一身。我如今叫人去拿他進來，吊在這裡，打他一個下馬威，才消得我這口氣。」寶氏道：「必定是你倚家主勢，打那道童，道童才敢將泥撒汝。汝快快進去，不要生事，惹得老爺不歡喜。」韓清只得依言走了進去。

寶氏喚叫張千道：「門外那敲漁鼓的道童，你好好地叫他來見我，不要大呼小叫，嚇壞了他。」張千果然去叫湘子道：「小師父，我府中夫人請你進來唱個道情，散一散悶。你須小心上前，不可撒野放肆。」湘子便跟了他進來見寶氏，道：「老夫人，小道稽首。」寶氏道：「童兒，你是幾歲上出家的？如今有多少年紀了？」湘子道：「小道是十六歲出家，也歷過幾遍寒暑，恰忘記了年庚歲月。」寶氏道：「出家的囊無宿錢，甕無宿米，東趁西討，有怎麼好處？你小小年紀，便拋撇了父母妻小，做這般勾當。」湘子道：「夫人有所不知，小道有詩一首，敢念與夫人聽者。」詩云：

一鉢千家吃，孤身萬里游。

為求生死路，乞化度春秋。

寶氏道：「千家飯有米麥生熟不均，爛濕乾燥各別，吃在口中，有怎麼好處？少年孤身一個，東不著庵堂，西不著寺觀，飄蕩蕩似浮雲孤鶴一般，飽一餐，饑一日，有怎麼好快活？想起當初一時間差了念頭，拋撇了家屬，走了出家，就像我湘子一般行徑，只怕如今也悔之晚矣！」湘子道：「小道並無悔心。只為著要度兩位恩養的父母，故此暫離山洞，到這裡走一遭。」寶氏道：「你從那一山來的？」湘子道：「小道是從終南山來的。」寶氏問張千道：「天下有幾個終南山？」張千答道：「十五道三百五十八州府，只有一個終南山。」寶氏又問湘子道：「你那山到我這裡有多少路程？」湘子道：「陸路有十萬八千七百八十五里，還有三千里水路不算。」寶氏道：「你走幾時才到這裡？」湘子道：「不瞞夫人說，小道今早已時在山上辭別了師父，午時就到長安。」寶氏笑道：「先生這般說，莫不是駕雲來的？」湘子道：「雲便不會駕，略略沾些霧露兒，故此來得快。」寶氏道：「先生既騰雲跨霧，往來霄漢之間，這一定是一位神仙了。」湘子道：「我頭頂泰山，腳踏大地，手托日月，腰搗青天，四壁上沒有遮攔，徒然怕無端漏泄。築基煉己，功行滿三千；降龍伏虎，不讓大羅仙。」寶氏道：「先生上姓？」湘子道：「姓卓名韋。」寶氏道：「先生，你既是從終南山來，我要問你一個消息。」湘子道：「夫人問什麼消息？」寶氏道：「數年前，有兩個道人將我姪兒拐上終南山去，至今沒有信息。不知他生死存亡，朝夕懸掛，所以要問先生一聲。」湘子道：「夫人姪兒叫什麼名字？」寶氏道：「名喚韓

湘，小字湘子。」湘子道：「山上是有兩個湘子，只不知那一位是夫人的姪兒。」竇氏道：「他兩個約有多少年紀？」湘子道：「大湘子是海東朶來國長眉李大仙的徒弟，約有一千多歲了。」竇氏笑道：「先生錯說了，大湘子敢只有一百歲。」湘子道：「小湘子是永平州昌黎縣人氏，山上鍾離師父、兩口先生的徒弟，還不滿三十歲。」竇氏道：「據先生所言，小湘子是我的姪兒了。可憐！可憐！我姪兒幾時才得回來？」湘子道：「我聽得他說不回来了。」竇氏道：「他身上衣服何如？日逐吃些甚麼物事？」湘子道：「那湘子效二皇聖父，身穿草衣，日餐樹葉，苦捱時光，像小道一般模樣。」竇氏哭道：「湘子兒，你在他鄉外郡，受這般淒涼苦楚，只你自家知道，你叔父腰金衣紫，那一日不想著你來！」湘子道：「夫人不必啼哭，小道幾乎忘了，今早小道起身時節，小湘子曾央我寄有一封家信在此。」竇氏道：「謝天謝地，有了信息，就好著人去尋他了。先生，我姪兒書信如今在那裡？拿來我看，重重酬謝先生。」湘子假向腰間摸了一摸，道：「咳！小道因今日起得早了些，在那聚仙石上打個盹，倒失落了小湘子的家書，如何是好！」竇氏道：「我姪兒千難萬難，寄個家信，如何把來失落了？這可是受人之托，終人之事的。」湘子想一想，道：「書信雖故失落，小湘子寫的時節，我曾見來，還記得在此，小道便念一遍與夫人聽罷。」竇氏道：「書是怎麼樣寫的？你快念來，省得我心裡像半空中吊桶，不上不落。」湘子道：「他寫的是《畫眉序》一首，夫人聽小道念來：

兒封母拆書，霜毫未染淚如珠。幼年間，遭不幸，父母雙徂。多虧叔嬸撫遺孤，養育我二八青春富。雖然娶妻房林氏蘆英，拋撇了去出家修行不顧。算將來六載有餘，煉丹砂碧天洞府。謹附書拜覆，嬌娘萬勿空憂慮，萬勿空憂慮！」

竇氏聽書中說話，號啕大哭。正是：

世上萬般哀苦事，無過死別與生離。

今朝忽聞湘子信，高堂老母愈悲啼。

這湘子見竇氏號啕大哭，便打動漁鼓簡板，唱一個《浪淘沙》道：

貧道乍離鄉，受盡了恓惶；拋妻恩愛撇爹娘，萬兩黃金都不愛，去躲無常。

竇氏道：「我看先生身上衣服也沒一件好的，甚是苦惱，沒要緊去出家。」湘子又唱道：身穿破衣裳，百納千行；手中持鉢到門旁。上告夫人慈悲我，乞化齋糧，乞化齋糧。曹溪水茫茫，上至明堂；胎元十日體生香。身外有身真人現，怕甚無常，怕甚無常。竇氏見說，呵呵笑道：「這般一個艱難道人要化齋糧度日，兀自說嘴誇能。自古來有生必有死，就是佛也不免要涅槃，老君也不免要屍解，你怎麼躲得那『無常』二字？」湘子道：「偏有小道躲得『無常』。」竇氏道：「孔聖留下仁義禮智信，老君留下金木水火土，佛家留下生老病死苦。你且把佛家那五個字唱一個與我聽。」湘子輕敲漁鼓，緩拍簡板，唱《浪淘沙》道：

生我離娘胎，鐵樹花開，移乾就濕在娘懷。不是神天來庇佑，怎得成孩？

竇氏道：「人生在世，老來如何？」湘子唱道：

白髮鬢邊催，漸漸猥衰，腰駝背曲步難移，耳聾不聽人言語，眼怕風吹。

竇氏道：「老來得病如何？」湘子唱道：

得病臥牙牀，疼痛即當，妻兒大小盡掠惶。曉夜不眠連叫苦，拜禱醫王。竇氏道：「死去如何？」湘子唱道：

人死好孤恓，撇下夫妻，頭南腳北手東西，萬兩黃金將不去，身埋土泥。竇氏道：「死去受苦如何？」湘子唱道：

死去見閻王，痛苦彷徨，兩行珠淚落胸膛。上告閻王慈悲我，放我還鄉。

又：

瓜子土中埋，長出花來，紅根綠葉紫花開。花兒受盡千般苦，苦有誰哀？

竇氏道：「卓先生，那浮世上光陰，你道如何？」湘子道：「浮世上急急忙忙，爭名奪利，皆為著一身衣食計，兒女火坑，牽纏逼迫，何日得個了期！古語云：『百歲光陰若火爍，一生身世水泡浮。』尋思起來，人有萬頃良田，日食一升米；房屋千間，夜眠七尺地。何苦把方寸來瞞昧天地，不肯修行，就是那夫妻子母恩愛也有散場的時節。徒然巴巴急急，替人作馬牛，有何益哉！」竇氏道：「卓先生，我姪兒不肯回來，我如今助你些盤纏，勞你拵一個信兒與他，叫他早早歸家，以免我們懸望。你肯捎去否？」湘子道：「書信替夫人捎去，盤纏小道卻用不著。」竇氏道：「你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拿些盤纏去，也省得一路上抄化，為何用不著？」湘子道：「小道有詩一首，呈上夫人。」詩云：

不事王侯不種田，日高猶自抱琴眠。

起來旋點黃金用，不使人間作孽錢。

竇氏道：「怎麼叫做作孽錢？」湘子道：「

官吏錢，都在那濫刑枉問棒頭上打來的；僧道錢，都是哄那十方施主三寶面上騙來的；經紀擔頭錢，都是那樞心挖類算計得來的；新鮮醃臘行裡錢，都是那戕生好殺害物性命換來的；賭坊、衍人家錢，都是那沒廉恥、沒禮義拐來的。這都叫做作孽錢。

小道那裡用不著。」竇氏怒道：「我好意要助你些盤纏，你倒說出這許多嘮叨渾話來。」湘子又吟詩一首道：

怕做公婆懶下船，饑時討飯飽時眠。

風雪兩雪都堪賣，石化金銀土化錢。

竇氏怒道：「風雷雨雪都是天上神物，如何隨你變賣？石頭泥土，乃至賤東西，如何可點化作金銀？張千，可趕這野道童出門去！」張千稟道：「夫人息怒，那卓先生說會點石成金，夫人何不叫他點些看看。若點不成時，送到五城兵馬司，問他游手騙財，惑世誣民，大大的罪名，他也甘心瞑服。」竇氏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便叫湘子道：「先生，你既說會點金，可把石頭點些與我看？」湘子道：「夫人快著人取石頭來，小道自有點化。」竇氏叫張千：「去睡虎山前取幾塊大石頭來！」張千便叫眾人同去。眾人道：「哥，你叫我們何處去？」張千道：「那道童說會得點石成金，夫人叫我去拾些石塊來與他點。你們都去拾些來，待他點成了，討回家去也是好的。」眾人聽說，恨不得挑一擔來。熱烘烘一陣都望睡虎山前跑去。

湘子暗道：「嬌娘叫人去取石頭，我不放些手段出來，他也不信我是神仙。且吹一口氣去，把那山前山後的石塊都遮藏不見，看他如何處置。」當下，湘子顯出神通，把氣向睡虎山一口吹去，果然大大小小石頭一塊也沒有了。張千同眾人滿山前後去尋一遍，要雞蛋大石子也沒一塊，驚得呆了。道：「這山上石頭被誰人都搬了去？若不是神偷鬼運，定然是這道童點化不來，故弄些法術遮藏過了。」只得回覆竇氏道：「各處尋轉，沒有一塊石頭。」竇氏道：「山邊既沒有石頭，可叫人夫去抬那石獅子來。」湘子道：「不消人夫去抬獅子，只用陽犀手帕一條，淨水一碗，夫人焚香下拜，小道叫那石獅子自家走來。」竇氏就叫張千快取手帕、淨水、香爐。張千忙取來時，湘子將陽犀手帕蓋在獅子身上，竇氏拜跪上香。湘子用仙氣一口吹去，那石獅子就如活的一般，望裡面跳將進來，這獅子如何模樣：

頭上毛旋螺捲起，眼眶內露出金睛。遍身毛片似銅針，五爪攫拿不定，牙齒森排劍戟，舌尖風捲殘雲。山中虎豹盡心驚，只怕普賢控定。

竇氏見獅子跳躍進來，驚得坐身不定。湘子叱道：「畜生住腳！不要驚動貴人。」獅子就住了腳，依然是一個守門的石獅子，沒有些兒活動。竇氏道：「我雖是個女流，也曉得些道理。你既要點石為金，必須用些藥物。快快說來，我好著人置辦。」湘子道：「點石成金非容易，只要夫人著眼觀。」那湘子仍用陽犀手帕蓋在獅子身上，向葫蘆內傾出一粒金丹，將來放在獅子口內，含水一口，向他一噴，口中唸唸有詞，把右手一指，喝道：「西山白虎正猖狂，東海青龍勢莫當。兩手捉來臨死鬥，化成一塊紫金霜。畜生不變，更待何時！」猛然間，天昏地暗，有一箇時辰。只見霞光掩映，瑞氣繽紛。揭起手帕看時，變做一個金獅子。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本是深山頑石，良工雕琢成形。峻峭氣象貌猙獰，鎮守門庭寂靜。今日有緣有幸，皮毛色變黃金。功君莫笑巧妝成，世情翻掌

變，總是這般情。

寶氏看了，道：「真是金獅子。」張千稟道：「獅子外面見得是金，裡面端只是石頭。夫人不要信他！」寶氏叫湘子道：「卓先生，這金是假的。」湘子道：「夫人鑿一塊看，便見真假。」寶氏便叫張千：「取錘鑿來，看是金是石。若是金，方信這先生是神仙。」張千連忙拿錘鑿，把獅子鑿下一隻腳爪。打一看時，裡面比外邊更紫黃三分。嚇得張千目瞪口呆，倒退三步。寶氏道：「果有這般奇事。」張千跪稟寶氏道：「這神燦變得好金獅子，夫人賞他些酒飯吃也好。」寶氏便叫廚下安排一桌齋來與卓先生吃。張千抬桌面去擺在書房裡，才來請湘子。湘子本待不去吃他的，曉得張千、李萬要偷他葫蘆內仙丹，不好說破他，只得隨他到書房裡坐下。他兩個站在一壁廂。湘子道：「這許多酒肴，我吃不了，兩位長官不憎嫌貧道，同坐吃一杯，何如？」張千道：「我也吃不多的。」李萬道：「貧窮富貴，都是八字所生。先生是位神仙，我們有緣得遇，再添些酒，陪奉先生一醉。」湘子道：「我也量淺，三五杯就醉了。」他兩人果然又拿些酒，對著湘子，你一杯、我一盞，吃了個不亦樂乎。

湘子略吃幾杯，假推沉醉，故意倒在地上，鼾睡如雷。那張千就手去解他那葫蘆。李萬道：「葫蘆沒了，他醒來時，左右尋著我兩人，少不得要還他。不如偷他些丹藥，拿來點些金子用，倒是便益。」張千依了李萬的話，在葫蘆內傾出一丸藥來，上得手時，變做一塊火，張千丟也丟不及。李萬不肯信，也去傾出一丸來，只見一條花蛇盤住手掌，驚得他兩個魂飛魄散，丟在地上。那蛇與火依然向葫蘆口鑽進去了。恰好湘子醒來，假問道：「長官，你們為何在此喧鬧？」張千道：「師父睡了，我們不曾去回覆得夫人，怕夫人見責，故在此計較。」湘子便同往謝寶氏。

寶氏道：「我門前還有一個石獅子，先生索性也點成金子，待我相公回來，獻與朝廷，討一個官與你做。」湘子見說，微微笑道：「官有怎麼好？小道不要他做。有詩在此：

為官不甚高，紙繩作條縲。

干時空好看，下水不堅牢。」

寶氏道：「這野道人甚不中抬舉！你怎敢句句傷我？我也回你一首詩。詩云：

為官身顯達，功名四海揚。

你是枯楊樹，豈能作棟樑？」

湘子道：「楊樹雖枯，逢春便發。貧道再獻詩一首，夫人聽取。」詩云：

楊樹雖然死，還堪作棟樑。

為官運限到，敗落勢難當。

寶氏聽了大怒，便叫張千趕他出去。湘子暗道：「孀娘偌大年紀，還不知死活，貪心不止，如何是好？我今日且去，再作理會。」正是：

酒逢知己千盞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畢竟不知湘子還來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